

碧里雜存





存 雜 里 碧

撰 穀 黃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碧里雜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董 穀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鹽邑志林皆
收有此書寶顏僅上卷無
下卷故據鹽邑本影印

董漢陽碧里雜存上

鹽邑志林第二十八帙

鄭端胤

黃岡後學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即位爲始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歷自洪武元年戊申即位至三
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樂元
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宣德元
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十四年己

已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爲梢子其人梅姓云時 聖祖御

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梢偶見之急撒御座甫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胷捫足福孰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塵也僞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篷四顧志得氣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澡手未畢我郭英者發一矢中之貫

睛及顱而死子理昇屍遁去遂大克捷乃知帝王
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
漢有大功封郟國公謚宣武

滿江紅

我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
買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
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天
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發舟
老叟舉棹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
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旦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

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旣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聖意遂注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每壞官府輒爲之修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使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揆歷尚寶司事

見一室中克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我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上將信之人以語於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妄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

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即其地爲太學
以鎮之氣象宏大旣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
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雞鳴山東麓緣崖開道
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
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
正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
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
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刳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
後別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

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九尺寬深猶鉅鐘焉
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
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
又置水磨運機作麪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
巋然尚存徒想當時秦淮水勢而已東南號房一
帶即昔之校尉營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
類以故士風克一無敢有顏異之愆者立積分之
法監生每考以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
出監速者十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
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

不相似矣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
殿旣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
即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
匾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
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
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

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即秀之故

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

文與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
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
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
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
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
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爲率年
月雖多不得過一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

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爲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爲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雞鳴山塔中睹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即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甚美誠意伯

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繞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 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楮笏之禮焉

孫蕢

孫蕢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附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附馬未還家